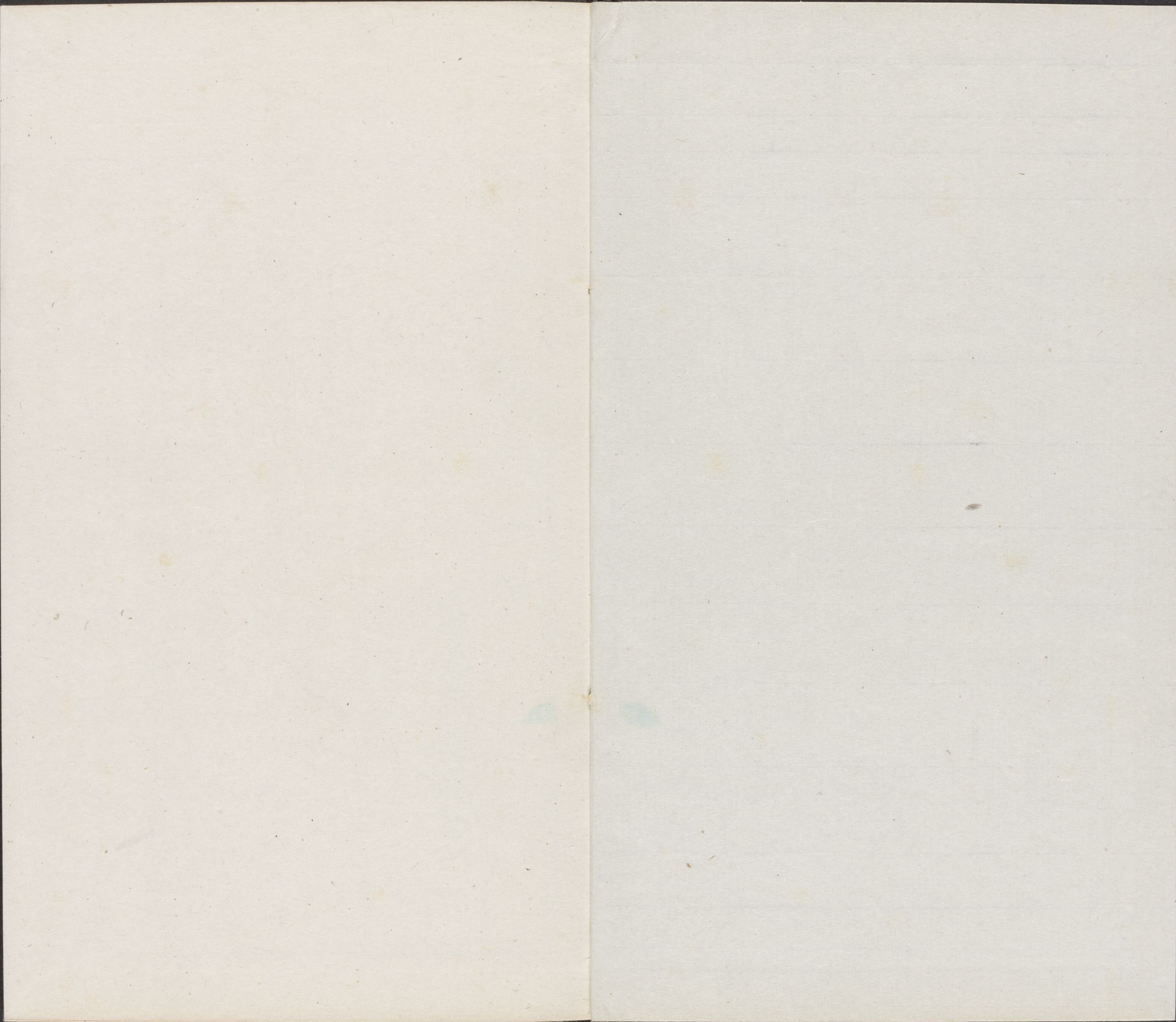


T5419/4270

8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東魯新學齋著

序

鄧尉山志序

鄧尉舊未始有志志者自姑蘇沈周卿氏也予
披覽終牒誦觀大義大要為吳興區秀城遠瞻
不塵之域殆非培塿歸結無所取美者焉雖隆
昏異致抑亦時過則然跡由幻劫境以人靈若
乃名脩之所標廣覽之所達靈園之所經法宗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59

靳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東魯靳學顏著

序

鄧尉山志序

鄧尉舊未始有志志者自姑蘇沈潤卿氏也予披覽終牒諦觀大義大要為吳奧區秀坻濠曠不塵之域殆非培塿歸結無所取美者焉雖隆替異致抑亦時遇則然跡由幻劫境以人靈若乃名脩之所標曠覽之所遂靈園之所纏法宗

之所暢一簣斯名卷石為寶自可儔武丘友林
屋而匹勾曲已遇不遇奚言也夫禹貢秩而紀
大輿地括而弗贖山海誕而弗倫玉經統而罔
覈述郡乘者綜於陳言咨往事者淪於賤目天
台靡稱於名嶽九華見削於洞天大抵寄諸遐
迥絕於常篇是以罕能登涉莫由考紀探奇之
夫悵而不平用斯而觀鄧尉之遇不遇奚如矣
是故櫻好爵而結飛霞之想翔金門而懷御鳳
之思馳情以冥搜履幽以洞涉撰章攄藻潛軌

靡逸証名發隱玄致咸釐苟非其人烏足語也
潤卿博雅脩飭神蘊鑒朗時雖曳裾志存漱石
是編已見其概吾弗暇侈其他云爾志一卷為
題凡十為本志為泉石為祠墓為梵宇為山居
為名釋為草木為食品為集詩集文凡若干言
刻諸吳

擬漢樂府序

虞書曰律諧聲聲依永夫暢而不戾故諧比而
不逼故永三百之什犖哉邈乎後有作者漢弗

不可及已漢義旨涵噩厥詞廓雅樂府放諸八音與五聲協若瑟調楚調平調清調其大枝也去漢惟魏為近義亦近之六朝率赴時舒態與樂無與殆南箕北斗云爾明中丞天水胡公締感曠代矩矱晤想不遠玄古所著樂府百八十首雖題雜出諸朝然氣格漢也故知者為名之擬漢樂府亦曰樂府漢其本始云小子獲讀作而嘆曰漢所謂難擬其大者氣格義次之語次之後人擬者之其氣格斯燕人而楚語欲諧

以永鮮矣夫公其亦有所獨授者非耶夫文雄於兩漢西京為最豈惟世代亦地勢使然故古詩推蘇李今時作者名家數出而多關中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固以地良也公寔隴產隴較關中益西崑崙黃流至隴支委未繁氣又未滂造物神藏久秘莫宣不其有屬哉且樂府合浦一珠爾它有述作不下數十萬言即率意所為鮮不精詣則非有所獨授何以也夫郢曲逸於寡和咸池不惑於子野世有其為子野者乎小

子何敢知焉何敢知焉

郁翁生曾孫序

翁以今年六月舉曾孫濟之人無問識不識少長貴約鮮不忻焉道之慨焉羨者則又鮮不嗟焉異之也異之者曰長林翁今年未盈六袞也步健齒堅髮鬢鬢玄也宦者未厭於政役者未倦於勤商賈者方趨事而轉利計百年半爾以今觀後其將衍以滋也為來梟仍雲不可逆覩哉於是其親者觴於庭踈者議於道知厚者咏

歌之以志好揚君尚宜則親且知也以質兩城子文兩城子曰予考六藝以所聞大義可得而言也斯干之什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春秋傳曰子者孳孳無已也古之人之以重人道與夫大道以前尚矣自後王代興緣情設度則宗祧之承祭禘之次族服之辯百政莫先焉大者社稷符命其爵享其次基業世系其為關至隆然一係乎天一係乎人天其人者可脩而天者不可以逆計也故千乘之祿

可以膳千夫而或失意於所嗣常布之人無僭
石以貽裔也然繩繩不絕亦茂厥宗其可謂非
天哉載觀聖人之後必大又曰仁者必有後及
春秋列國詞命往往述其先統之靈子孫賴之
所稱詩書則陰隲保定俾昌俾熾不可誣已故
又曰人也長林翁其積德累行為濟望氏予自
能聞即知若祖若翁及漸長與為姻屬乃益知
為善人是循循者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而人召
之善惡相推機祥相盪至若符節以予所聞郁

氏之慶又何以異乎且夫振振螽斯風人以闡
仁也綿綿瓜瓞雅人以矢德也富壽多男華封
以祝君也至神仙家者流為說雖異大要畔親
戚捐人倫期諸久視引年等世為蜉蝣多不著
功效及覆滅以郁氏視之則非有遵化之方養
形之術完神固守之力也然未盈六紀子孫蘭
茁玉立滿目中者已盈四世校以百年且又不
下六七世是其為年引不引何如視神仙者流
又孰為有無名實也吁異矣

送晉庵先生北上序

始萬子都水濟上也濟諸生數之者介於萬子請學居日益深人舍所舊而新是謀既三閱載萬子當代去且行數子進曰夫子當舍諸生報政於朝然而諸生未知方也往夫子不以不能憤悻弗麾諸門若埴在甄其有器也若絲在杼其有章也夫招贖者而示之色則無用微矣夫大道奚如而可以聲萬子曰嗟予志也予蓋悲夫多岐者亡羊曉曉者是所習也其大者鶩志

於紛華盛麗所為與古至鑿枘弗入也迨鼓頤而談也則以實用為塵粕以循修為下乘動曰玄上玄上云由是則三省四勿何與乃其在糠粃在瓦礫益又下哉且予職水也試以水喻夫自太一洩而流夫有形也疏為瀆沛為川匯為瀦衍而為溝渠輸而為海夫疏沛匯衍也者是太一之委餘也輸而海也是太一之委積也夫太一至虛以洞莫深也海至巨莫垠也溝渠至細微無論也然謂一溝渠非太一所委不得謂

溝渠海非一溝渠所積則無言海已故溝渠者
上之以泝太一下之以伯仲海夫然故海非巨
溝渠非細微太一非虛故形而上謂道形而下
謂器非器道無見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舍是
無言學已且夫據坎谷沾沾然自溢者河伯之
盈也心譟烈而無以從容御者隴西之游也逆
而凌濤不如識津而涉也駟而使不如乘舟之
無恐也於是數子退以語顏且再拜請曰晉庵
先生行且有期抑有贈言敢吾子是求顏拜且

謝曰夫顏則安能言哉雖然亦願以水質於諸
君矣夫鴻濛之蓄也安流之恬也九淵之洄也
斯未大奇也爾其蕩飆旣鼓連山斯湧滌汔温
汾隆頽迭宕澄之不加冽撓之不加濁也者是
天下之至一也潤及萬物而不為仁穿金石而
不為疾下於百形而不為柔肇化始載堪輿而
不為力是天下之至精也萬子乘時揚休衷蘊
漸發業漸著氣益和易處情以厚未始以物我
間也又歛然謂我曰易利鴻漸聖鑒亢悔夫學

也於靜立而練諸動者也予思夫循象而遺內
觀也予報政畢當引疾歸而理焉矣夫萬子盛
年若老成人應事若中大窾未嘗肯縻然不自
謂足觀也方求觀於歎益隆厥脩不為物櫻不
為榮徙是謂得於至精且一者非邪夫蜀九州
之輿區也多曠覽踔䟽琦行之士今昔所聞若
匡濟經緯太建於時往往占焉夫其濬深者挹
不匱則萬子固然乎

某侯生子序

其侯其先以軍功為百戶未大著也至其大父
某以躋健武藝從征數有績效始授今官家濟
上某氏其賜姓云某氏三世曰某甫嗣無何早
世乏嫡弟某甫嗣之則某侯也侯以今年六月
一日舉子其姻屬某子輩議醜鄉士知厚者往
觴侯且謁予文予曰情易諸所習事大乎所不
偶難易之故同異之辯審矣唯茲夫人恒有焉
賀其少已諸某子曰唯唯否否以豹所窺某侯
之舉茲子也其大有可賀者三諸瑣瑣姑置焉

夫人宗業無問細大能紹述不致隕墜者則以
言孝某侯先人以勞佐國汗馬蓐食獲有茲緒
一傳再傳岌岌殆矣天未厭穀某侯是承以今
視昔難易同異何如也夫事有似恒而實不偶
者其端殊矣一也且 國家雖稱右文其待功
臣意至不薄也然必嚴嫡庶之名設令甲之信
者一以示有分一以示王者報功之典欲與同
體爾故宗子立而覬覦杜大業歸而報功昭尸
祝正而血食允二也唯是冢嗣異徵兆乎彌月

竒氣試乎啼聲丰嵬骨隆是大厥宗三也唯是
三者咸大不偶賀其可已乎於是予避席起謹
懃客曰非客言予幾不智矣夫上以谷乎同體
中以引乎勿替下以光乎先烈義之至孝之大
也夫舉一事而三美萃某侯也夫予抑有感焉
予觀漢諸侯年表其始奮起布衣出萬死一生
或建策演成自謂簪組世世也未幾不濟厥美
酌金免爵豈必盡垂統者咎哉今指揮在國典
以爵三等也以貴則金紫也以享則萬戶之封

也得時設施與列侯埒但平日子孫若罔念聞
身毀名墮過矣且予聞古之人其始生也其占
熊羆其懸弧矢夫熊羆百獸莫先焉負陽之氣
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男子所志於四方以樹
勛而服不軌矧諸武流業曰韜畧章曰虎豹其
宜為熊羆弧矢也與凡民益切矣今人自御襁
褓左尊右譽惟恐不如意長惟務嬉遊養聲利
悅紛澤未嘗一操弓矯矢又黠倨耻學見人氣
蒸蒸不肯下是遵何德哉某侯謹厚長者其胎

教庭訓當自夙辨知其必以予言為然也又聞
是子英英與他兒大殊異異時以才畧為時名
將未必不由斯矣其幸母亡曰某規之某規之

養思堂序

往予道前川之澣蓋造曹子廬謁養思堂云堂
故督學楊子安世名之也曹子未三十母太孺
人即背棄曹子還化迺翁平田公則顧健美遨
遊自以為未嘗老也往太孺人背也曹子痛焉
殯焉自拊膺觸首頓地泣曰天乎天乎予無用

生為矣予欲畀二親於祿也而乃今則不然也
雖吾翁獨在以百年計什之六矣而予尚藜藿
也是予之辜也夫是予之辜也夫既太孺人宅
窳畢曹子于是為堂奉安平田公其中日侍杖
履起居唯恐少不如意孜孜若不及矣曹子曰
予於是每日夜思思而未始不欲殞也予養也
未始不喜喜而未始不益令吾痛也予折心驚
骨摧肝裂腸幾不支者屢矣予聞其言而悲之
且深慕之其為人云論曰不以逮養為喜而抵

益痛也則養可知矣思而未始不欲殞則思可
知矣故曰於曹子蓋深慕焉

送郡丞馬公擢戶曹大夫序

著臺馬公佐兗郡再踰載人喁喁曰馬公陞矣
已而有命果遷戶曹部正大夫將行辭其郡正
朗溪陳公朗溪曰寓言析理非智莫殫也神契
無隱雖規無矩也夫言有機也機有造也智而
言契而言機也弗適而言失言適而弗言失人
著臺馬公吾謂智也又獲契焉夫契不必其久

皆可論心也又其智乎著臺曰何如朗溪曰龍淵之利剗牛洞兕天下稱良焉以質之頑礎則缺著臺曰唯黃鍾之度統氣齊物天下稱則焉以專奏之則櫛著臺曰唯雲和之瑟柱張弦絙天下稱調焉以獨急之則絕著臺曰唯將茂其柯其勿根之培其可蔭也將掇其實其務蠹之去其可獲也著臺曰唯於是朗溪與之微言五著臺其受若響也著臺又曰抑先聞人之教亦然眇予其何以堪諸靳學顏曰善謂不謏善受不益非智何弗疑乎非契何弗隱乎

送司馬松石劉公序

嘉靖甲午公以中丞出總河政北起通州屬淮南縱橫齊趙楚魏之墟諸與黃河及漕若諸水泉道有涉者咸主焉是冬黃河遂南徙諸水泉弗繼句漕自徐沛抵濟上流率不可舟當議亦謂犯今昔大忌危之內外靡然公曰繫茲變也抑當也夫不聞往黃之繼漕也利一而害什百乎利害相干利弗可為也而况什百徙矣吾慶

焉或天貽之迺下令曰毋吮易毋嫚母飭速以
潰成非嚴莫蒞勤以帥之非忠莫貞智以紀之
茲吾與諸執事共之矣底志齊信有如日遂始
事於乙未正月月中旬迄四月初惟測勢眊宜惟
濟惟䟽惟築惟土石水治之役凡十四萬丁度
用工處亦轉亘數百里凡三月而績上尋轉少
司空既三邊之總制司銓者以其人請名數上
然弗可時議亦謂簡在且有歸及是果命公
以少司馬行有詔促即日往勿俟代濟人士

送公郊上公亦揖辭濟人士去或曰有勲而異
其庸則以賚功度德而授則以象材異庸隆之
也邊之任視河為隆公材宜矣異庸耶靳學顏
曰功無往弗稱故弗限焉材無往弗適故弗罷
焉河與邊奚殊矣夫量器而載者王政之官也
故宜有所弗易履事思又者王臣之體也故命
有所弗受殊地異施者通人之畧也故位有所
弗究夫施無異職職無異忠忠無遺謀者公之
謂哉嗚呼六卿各率其屬以治文武之臣不相

攝也茲且周旋經紀無不可者宜何如其為人
矣初公以御史按陝也義不計生以讐閹豎生
關中民亦以死狗公今歌之象之陝以西無
不欲公者夫迎饑渴者而飲食之人無不擇且
厭者其欲適也率至欲以代所必讐繼自今尚
復西顧憂耶在昔如北門之冠軍中之韓范率
入託心膂出寄干城舍命不渝當時其致虜也
或降其心震懃其氣或卒睥睨而萬不敢一竊
發非其體用明閑長裕不設惡能紹休響垂筴

帛若茲其弘也故曰智有所否藝有所窮規矩
不可以互假故專技若神易業則昏物之不以
異用滯者寡矣醫扁名聞天下然或為帶下或
為痺為小兒一醫扁也以語曲學之士則歎其
非務驚或嗤之絜量比度通礙殊區是烏可同
日語哉公在邑省則吏民又在憲臺風紀肅督
河渠河渠利鎮邊陲邊陲威異時平銓衡調鈞
軸以寧內安外固亦宜無見踰者恣而怠之探
而不極恢而廓之綸而不息不知視韓范諸子

何如也夫士有體用明閑建樹不朽同永光嶽
若公者云成人非歟

送毛聚峰先生僉憲雲南序

序曰覘蘊以言擇士以行所由甄人非盡人也
故振靡象乎氣成礪呈乎才遇不遇占諸時三
者具矣夫氣放乎才才帥乎氣成乎人者也故
振靡成礪異見焉時緣諸數緣乎天者也故遇
不遇異形焉夫閎廓迅激激之無囿橫貫宇宙
而彌六合無所壅礙也者氣也弛張恢振興革

靡艱若若迎刃列諸洪伐昭於往緒也者才也
莫為為之莫致至之唯其所臨若化無方所謂
時也不氣不植不才不施不時不因聚峰先生
弱冠即有聲楚服踰年有聲京師踰年乃服官
政有聲於循牧由是當路薦之執政嘉其最績
天子擢為御史御史天子耳目臣主彈擊百
僚執法無親職最不易盡先生乃允脩無忤當
嘉靖初年上方厲精銳意滌剔先生獨建議言
新政雖善而積弊舊蠹尚未盡除并言諸鎮守

中璫多不法宜罷章六七上俱得報諸聞即言
 言即從由是海內益知有先生矣先生在諫臺
 七年按雲南者一陝西者一以忤權貴遂出判
 嘉定歷貳南陽坎壈外服者又八載始有今
 命嗟艱哉方中璫未罷聲勢籍籍先生獨急持
 之不少下及忤權外謫舊在臺薦引皆抵卿貴
 清要他人當盱側企望意為故人先生獨孤騫
 高謝不通一札方其始也人固多先生之義而
 未始不畏其直也其既也人固惜先生之屈而

未始不幸其敗也夫以先生之氣固可與風霆
 流行其才固可使之當盤錯重大之任而顧投
 之外服坎壈何也且先生前後章上凡二三十
 無不即行者不可謂不知遇也而一謫則數年
 不遷也夫一言微也或以回天或以取相而先
 生上二三十皆剴切當意內之不能結主上之
 知外之不能取譽當道深固其根蒂也其可謂
 非時哉故曰才帥乎氣氣放乎才成諸人者也
 時緣諸數緣乎天者也

贈西野先生序

西野先生者濟郡博楊君也中丞思質王公慎
所與可者知先生之賢察其作人績足徵也於
是乎禮之禮之則數異數異則道尊道尊則士
從士從則俊民彰秉憲之臣斯其所為斤斤飭
耶先生仕濟閱歷數載上不希先達者以干榮
下不循詭激之履以軼羣入遊竹素恒饑忘倦
也出而與諸生大夫旅進旅退美言不市尊行
不加人也又承家業閱先大父少司馬洪伐勸

上谷英徽照蘭奕尊考工部公抗節歷朝奉身
熙志以克開先生偉甚也乃握瑾懷瑜不授一
第光施鮮被於世孰不以一郡博為先生屈矣
方且夙夜蠲蒸共其職秩親士而服窳無幾微
嗟卑意也余聞而嘆曰仕子之情慕譽遠恬榮
近勢而憚疏逖大抵然也故警候之禽寒暄異
響見奪乎時也踰淮之卉葉實殊滋受變於地
也惟士亦然賢或不免故以幽介曲裾纒以士
稱者輒意願雄大高視犖蹈不屑庭間又非有

蘊括之閑秉植之時飽歷淬瀉之操也一品較
缺望即啣恤入膺謂世無復知和氏者矧乃紹
邁令緒河潤遠逮矣而口不侈光系之洪經明
業脩一廣文五載不遷矣而鼓瑟行樂不厭講
督之苦變體貞素屏栖寒涼之位有嘆於室者
矣而門無悖越之贊馭款段日走下塵屈已承
物者多矣而節不隕秋霜之柯夫以劣士缺望
賢士所為不免而先生一遭而安之斯非視內
若之餘視外若不足者孰能也夫內視有餘而

不以內驕於人外若不足而不以外易其身此
其所自為得者何如先生以身教教士士當有
得於先生者又何如也語曰知我者希則我貴
先生將自貴其貴之不暇固毋暇貴人之貴其
貴也雖然弟子意不可已也謁予惡得以無言

贈陳君生二子序

陳君其先以茂族聞於吉之永豐唯君之宗徙
家曹南充弟子員於曹者其兄也君言議智慮
不謝達者而自蔭迹於星史傳致之間然亦終

不能匿其所為自負焉予與君雅有世誼去歲冬君測卜于予曰史云林之蒸蒸日上燁其芳媯裔之祥振鐸是徵何也予曰君第歸促治葺室矣木長子也再二人也君氏媯曹振鐸之彊也君其舉二子乎言人也其遂昌於曹乎已而果厭其兆於是曹魏濟上之客與君交者咸欲以予言致懽於君也其舉甚張予謂乎客曰夫生民之道嗣續為重以其所由關至隆也然在禮唯弧矢以示之重廟見以致之隆繼之元服三

加責其為成人而已後世則緣情起義侈其而游揚其盛篇奏以興有頌無規非古也亦有三焉一曰鍾鼎簪裾符牒封祀哲圖攸憑靈統永紹七鬯既托睥睨以杜人之頌之是曰篤祐一曰孰不有承數或奇之孰不時植時或踰之頽齡奄建淪湖是惕亟失而獲如孽顛木人之頌之是曰系微一曰元夫令士誼譽得朋咸有同嘯樂有同歌羣惊所鍾邃谷以燠故愛之斯望之矣望斯酬斯豫之矣其為頌也是曰慰交

而已今客於陳君何也曰慰交哉予曰夫賢者
未有不宜于交者也陳君日事貴鄉優其材而
不疑其誠處人和毅言必先其父兄不自賢智
又閑於世務俾假以長帥必能拊輯調劑而提
挈其衆以有濟者况交遊州閭者乎往陳君未
子諸嘗為君隱然憂矣今其獲也固陶然慰也
慰斯頌矣是故有畏而頌之有利而頌之有愛
而頌之唯愛為至夫愛率於情非飭情緣於衆
非暱是憂以衆慰以衆也夫祥莫大於得衆而

况其事且殊於尋常哉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

劉節婦序

序曰婦人不必其嫠也而後見貞焉不必其死
也而後見難焉婦而貞且難能如忽節婦者雖
母籍人言將不有聞世世哉顧予則不無言者
也往歲辛亥十月予當按循上谷北地諸郡既
發長安涉渭歷華原蓋抵中部一信宿云中
部
巖邑也崇山曲水委伏縈紆而襟背其間美秀

無隣者予曰遂哉茲區誠若昔人所稱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其水土之有神氣之感即奇貨名材不獨當也言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乃今則何廖廖焉既詢知邑有劉氏者華族也甲第膺仕關以西無匹者劉氏有節婦忽者弱齡而嫠今白首矣初值變也在羈旅窮途護其夫兄弟二喪號走二千里以歸一孤在襁撫而教之今官郡倅矣予亟嘆曰水土神氣之萃在是矣夫氣之盛而不過必有應者應之不

於匪人匪人即占其地不克福也蓋劉氏其先嘗積種德厚協於靈祇以產其父子兄弟累奕接翼保世滋大既而中衰幾不克振乃節婦復履難抱素秉義蹈仁邁紛難而不辭歷百折而無悔心僅餘一息上通神明此其顛木由孽天其遺命於新者將昌而大之非乎予將為文贊其事既以憂東歸無何兗郡有劉倅者抵刺來謁甚肅去頃之又持卷來泣且言曰節婦倅母也敬乞一言予拜且復曰母之德御史既上其

事天子既嘉之表若里矣奚俟予言顧振民勵化先之以言是予職也曠而未舉矧予志耶論曰死生之際可以觀勇處死生之分可以觀仁士或起於有激或計窮而無畫死矣至於成天下事不以死生易志替毀汨其衷者則非仁者不能故死者君子所難言也而中士或易之成事者中士所自許易易者而君子以為難故成事者茹苦辛甘窘折釋紛嘗垢外形而存志捐已而就業靈心不渝素質無缺為能匡既決之

機續洪綱之絕者也假令節婦遭變一號痛毀折即不起所以自為信疇乎若揭日月行矣柰二喪若孤何即天有意劉氏顧無所屬意者孰之外咎也嗚呼劉氏復振可跂而異矣謂節婦所遺可也

中丞思庵鮑公序

去歲冬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蒞陝甫七閱月於是有滇南之命初公入關即休勞父老子弟無不幸再覩公亦若潢然兼覆之慈父更

至也今聞且以滇易陝矣其抑而拂欲思而不
忍違也又若之何蓋公蒞陝者再始以按察副
使至小大之獄必躬獻之體量其私微而後即
之辜故自貴勢以逮細庶無敢匿非作過者然
亦無不人人馱其本情即今鼓舌之類猶能道
其大都數事可為省識茲者之來則擁旄開府
撫馭全陝宣猷厝理惟公所欲為風以鼓之露
以澤之霆擊電激若陰陽闔闢而司其機也是
以及郊而覽察謹俗眎事而總持衆議調劑於

剛柔之和揆度於羣願之適用能揮斥豪武昭
蘇寡昧蒐隱釋疑不俟斯須一時文武吏士搏
心揖志共飭兢采其有不惠於君子之教幾希
矣夫陝也三鉅鎮環屏其外而資具芻糗調度
一切內仰公時其息耗為之羸縮應需而給百
不失一若親左右手無諉人以難而自取其易
邇逆虜作孽天子將徵天下兵盡誅之已而
用當事者計無重以鋒鏑困赤子也為許其互
市令至公隨而不抗然陽買絲紵陰勵徒旅視

師之日士氣百倍內地方仗以衽席之焉頃以
元江臨安甸夷小醜之釁投宦之人憚其險遠
當機不決一失綏御遂至蠢動甚者束蕃大夫
而戕之羽檄抵闕下諸謀國大臣翕然謂
欲善茲事非公不可而守臣沐氏亦馳奏以
謂待公而定蓋公嘗兵備其地寔得諸夷心又
知領要可毋煩大師而克者然聖上亦計念
西土無所寄籍乃博求諸大僚足以代公者代
之而以公行公受命蓋撫處云學顏聞而善

之曰夫廟筭是也唯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
治之在滇貴為尤然在今日益為不易論矣往
者鎮筮西播之間峒夷侵擾屯衛兵不支至勞
國家勤於遠畧四省兵力悴矣信叛靡恒越
勁猾詐山菁深阻莫知所從出底是未靖也儋
厓之役僅報績矣而土著認認危如秋葉諸蠻
飛鶻也傾側反覆無日自昔滇貴百粵民什夷
什七雜然置郡而命吏領之曆服鮮盟唯棄置
毋問亦外之而已唯滇又䟽去聖人之庭

萬里襍連邛夔駘祚諸氏狎則悔而思靡激則
怒而弗覃欲以兵齊一之俾其拱揖而就吾屈
折何理哉或曰春秋戎伐凡伯于楚丘衛執其
咎王人救衛子突字焉推見至隱著其大不忽
其微也今蠻夷賊殺大夫罪且著矣不足王討
與曰春秋王室卑弱法號不踰境 聖人曲為
之持故惻隱防微責在諸侯不在夷也今 聖
人道穆玄象功崇截海五服臻協六合寧一熙
洽所承唯重函弘揆文教即有小梗何足疵類

矧其奪嫡竊符世代迭作由來習素非中國憂
也故外患雖巨亦細也彼元安也在前日則幾
微而不足與謫在今日則事見而不足與窮易
戒浚恒聖人蓋畏焉且斯時所謂孔棘大務百
職所謂夙夜者非逆虜哉然亦以有以待之為
良非以報而窮治之為計得也夫峒夷未靖徭
屬未帖帖服蠻夷自擅不討逆胡又日睥睨近
塞也數若焉圖必先其重矣故曰衡不正則重
慄松仰而人以為輕輕慄松俛而人以為重輕

重之執唯操衡者審之故百舉而毋陷也公既明習當世之務又閑於韜鈴譽望足以暴炙之疆力足以捶撻之用誠破詐用夷致夷誅其有罪而撫有其衆為天子毋失一郡縣由片言出耳昔小邾不信千乘之盟而要於季路於今美之公既服於遠人美於天下將由片言而定國是為鍾簋加隆焉光施被於後世非其明信旁達他雖智慮烏足及矣

魯國主世子生序

懿我 聖祖開統光照振古永錫祚胤廣支輔封懿戚以藩屏 帝室而填萬民之心是用青土之胙白苴之分造我魯邦裨世其重器至於七葉今 國主殿下妙善居質慧允資學纂緒之初即銳精檢括遵脩天王彞憲斥除儉害銷敲朴之具罷一切不經之務域內翕然進止出入咸有章式輿馬臺隸咸有科品睦其宗盟粲而不殊輯其臣庶肅而不携壺則具飭威愛交如用是社稷馨其禋祀山川降之靈祉和氣塞

於椒塗善祥臻於桐邸以茲歲六月三日誕育
洪胄宗國得人磐石增固維時內外遠近之
衆小大之臣䟽屬尊卑之族罔不心諧神鬱式
歌且舞異類同情而郡王將軍以下感敦固
之誼重慶本支之澤深察於羣宗將以恢茂
典而對揚親親之鴻美也則寓書學顏之廬而
授簡焉俾以言進唯學顏托息下邑寔邇王
國又習襲安靖恬夷之風者既不得以無文辭
乃恭載筆言曰夫人致祝於人者四曰祿位名

德無貴約皆然也今

殿下際熙洽之世仰承

明后麟趾之禎制祿萬鍾日需歲入以千萬
計南面而朝入國之大吏卿士龍旂弧韜袞
冕秉圭受釐于上簪冠珥珮將事於下彤宮百
雉適其體金懸象筵怡其志玩好靡曼游其情
而生民枯澤不拂其襟四夷服猾不關其臆政
刑不煩其聰謨謀風議不干其冲和之度是有
千乘之享而無諸侯之所患又能斧藻明德夙
成睿業撫謙令範光於祖考流聞溢然不匱若

是者之于四者奚啻全也而下吏方且勦述成
美祓飭厥詞以媚于國君不幾佞乎雖然惟
我皇朝分王同姓稍侔漢制雖無跨州兼郡
連城數十之封而宮室庶官同制京師義亦近
之宜借漢為喻漢前有河間後有東平咸焜燿
史牒號哲王可尚也今採獵其行事著為讚上
之世子殿下俾左右陳辭諷議叅諸矇眊之列
庶幾培睿德而引蕃昌自貽哲命其為祝也
不既多哉

都水君還朝序

先生以甲科對策舉進士上第居無何拜工部
都水主事實承檄理泉山東以所仕官任職統
曰都水也故稱都水君在事甚有章理歲一遣
吏上計大司空以為能三歲當代如京師或謂
都水君曰君何為不理擢而南春流灌渠不一
月達千里冠蓋上先公丘墓以為閭里交游光
寵且為即其逸豫無自苦為也君曰吾豈後斯
念哉顧吾母皤然耄矣即持梁鬻肥享其毳所

以籍國恩幸厚亦匹夫之能耳而未嘗徼
君王之榮諺曰羸糧躍馬唯恐後時吾不能更
計它矣言已戚戚泣下在法郎吏三年滿者飭
冊牘書功能其上移之司空則又移諸天官署
最狀入奏則有遷秩予推恩于是榮寵可冀也
君計良是此可以觀其鉅焉凡都水固已事簡
而理泉益又簡往往功能無所表軼材遠器不
足用自樹奇自歲時揖官屬理更繇外唯日視
荷簞答人吏起居唱船籌多寡報牘啟閉淺深

時刻而已其暇甚則又吟嘯漁釣寓情烟水決
奔之區或銷日於賓客抵掌之間如是者累時
亦不見其格文書廢曹務幾何許也君開署實
當南望僅然一聚落始至即遭不年小民攘竊
而能法令斤斤出方畧捕之至於百為莫不咸
起雖陂澤林藪盜皆無所容跡徙入旁縣以去
此又足以觀其一隅矣假令君握數寸符當一
面之寄或承制賜繡斧持節興廢于外或簪
筆冠柱後惠文預天下之議於內其所展錯伸

縮提挈左右効當光光大者詎止是哉君好接
進諸生析經談藝從之游者人自以為得也將
行猶以次問業既罷諸生前曰先生幸教諸生
遽無以報又不敢有所餽遺汚足下之義而以
言進可乎君曰唯唯顧願聞之于是某生等自
湖上某生等自邑咸至魯西鄙而問言於鄙人
學顏學顏方務循嘿辭不能某生等三反不去
日夜促之使言鄙人乃曰都水君行矣且見天
官冢宰翁乎故大司空時所嘗器君者也今聲

實流宇內士得其一言以為重察之實自都水
起君蹈其芳跡又畢所未畢之志往必上謁翁
時引與深坐道平生語是深知君矣然今距翁
都水時三十許年事勢日變化如流君既不寄
情靡日之態所取交雅合又當世古道長厚君
子用能歷討論聞今昔之務者翁秉持在用舍
賢不肖而振敝以拯時蓋端居則深念之逢人
必咨以所見聞即有問君宜如何對唯泉亦可
以喻政翁既以理泉者而理天下潤澤昭蘓德

新成先生集卷之五
配無形君往必循例改服官政抑何以為政亦
如理泉時不也

李大寧序

夫今之士發跡閭野岩隰得以耀潛德而通籍
者甲科為之右矣其次鄉舉又次選貢爾甲科
內秩郎曹外則令長也今李子應選貢待銓太
宰不數年即授大寧知縣不與甲科擬乎吾於
是知 盛世未嘗負士士而問學閱久未嘗有
負其身也乃士願有負於世且又以為問學無

益於軒輊也曰某巧於媒取某惟執固信古不
售爾非學不學之繇何哉李子通敏有計畧又
篤於誦習家無兼辰之儲而不以荒其業予弱
冠即與同筆研卧起斷斷經史之間情好締密
心期無忤未幾予釋褐旣被數 命矣李子始
見拔於黌序之後予蓋甚嗟焉非卑之嗟嗟士
遇難也曰吾濟有如李子者乃竟不畀一第也
哉李子則願益誦習操其業不置壬子冬暮矣
明年當大計天下吏治李子造予曰我其行乎

予曰行哉子期至矣夫震發於潛龍動於淵機
迅於伏旣而天卿果器其業精也寘高等以是
官授焉予所睹記濟士以貢而有是者僅一見
李子同時人有河檀孟子亦有貢得通判大同
府孟子操植問學士所重也向使李子以一第
不售即置其業墮其神志銷鏟其氣雖有所負
挾亦從而隕墜無幾其烏得與孟子埒故器誠
陳矣量受弗能拒也絃疏誠調矣宮徵弗能遏
也諸貢於庠者誠不李子若耳使人而李子也

卽不一第有不獲是授者乎在嘉靖初年宰臣
矢議揀敝滌庇士無科限三途咸晉今蓋因之
而未格焉則甲科敘遷之階庸非李子遠到之
地與夫李子少孤貧發跡甸鄙獨以其所業自
得若飫瓊饋襲華蟲御文茵信眉於宗英貴介
之右而寒塞終窶曾不以滑其衷者今縮墨章
握數寸符坐廣庭之堂南面而令於國中善則
有膏澤之加焉環百里而頌者若干人不善則
有刑辟之施焉環百里而服者若干人華裳銀

輶兩城先生集 卷之三
珮媿媿祁祁與 天子使者藩某大夫可否其
政新粲餘入足以裕內顧娛賓從今昔所較順
逆不既殊哉夫李子不毀於逆也而顧侈心於
其順此其不為益章章明甚如是異日予得以
宣於衆曰信哉盛世未嘗負於士也亦未有士
見負於問學者不觀李子乎

贈崔將軍序

靖雜苗夷在五服淪為要荒祈壤棘道夜郎錯
于庸濮繁瓠之孽負險作固三王未易臣也自

皇明昭洽無外含生之類改襟而輸賂禁昧
兜離之音陳于鞮鞻寔維茲地置郡麗邑菁茅
包匭不殊禹貢矣令長內屯衛却外猶謂不足
以保固而眎可也因設偏帥一人專節授律為
天子干城其地而以漢法羈縻之自麻陽稽
誅干正列紀式遏不酬阻兵弗戢久戍則慮殫
匱深入又從禽無虞故以世窳之衆即剽輕之
戎郡邑蕭騷失理筋膂疲憊用是曠老為忌今
年十月 聖上南顧宰臣憂愷卿士擇議迺用

三監大夫薦以崔將軍往蒞靖師將軍執鞭弭
屬纆韃行矣於是靳子謂王將軍曰夫天下有
大患二而戎夷猾夏不與焉夫上不盡用天下
之材下之蔽于上而不以聞者患也昔舜禹皋
益亦嘗咨于有苗矣然非其患若乃以滔天之
共工而驩兜舉亮采焉此其可為大患唯堯察
之故不逮于患也其當時君臣務為內治唯曰
疇咨若時曰三考黜陟幽明分背三苗夫謂黜
陟幽明當不仁者遠矣不然彼鳥言卉服者衆

盡安竄哉故禦外者脩內脩內者任材任材者
去蔽帝王咸由焉有如去歲北虜入寇京縣
聖上聰明四闕振天絃加之六合之外知勇授
鉞義旅殷幹直言盈庭瓌材宿將拔廝養擯餘
鞠域縲匿之下靡有遺焉天下亦曉然知舉如
此措如彼也思以明闕積閱命氏世祿效莢帛
者不可勝紀故五兵不頓建鼓不出庫服不下
堂而虜已脇息景匿矣昔楚謀隋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夫一季梁而舉隋有餘况什伯乎

唯崔將軍亦以是役進者今廟堂使諸將制虜使將軍制苗信哉無以易也故方叔克壯荆蠻來威吉甫作頌頌之予固謂二患屏四夷服有由也王將軍曰先生言如是乃其為崔將軍重明矣顧制虜與苗異貫又何以將靖州哉曰時日風角一占也刑德奇衰一數也體圓法方履幽載明一形也舟騎卒乘一師也唯將無常施不擇方吾何以告焉

劉憲副序

唐巖先生劉君英資邃養家學遠承出其餘以取上第典名郡郡嘉興也往在浙已稱難治比年吳越間以倭故用兵調度兵食守最急兵食徵發輒患于民君剴煩茹辛投難邁危勅敵在前嚴檄在右若無所事者民亦不知有患人無不曰嘉興守良也先是言事者謂吳越諸郡縣長吏不宜遷遷須賊平今用其言而臺臣蒞浙者則言嘉興有良守郡以輯寧顧諸郡弗嘉興若也柰何愛一言不以利全浙則上書列君治

狀宜遷遷必浙則是全浙為得而嘉興亦未為
失也吏部言臺臣言是遂疏報君陟按察副使
學顏見往者府司撫轉官率流動無方向邇時
邊鄙暨海上多故始知先擇守吏守吏即陟憲
臣又良則陟撫臣撫臣又良非數年不更置一
人而三仕其地何吏士不拊夷險不息悉耗不
周乎即無論時事孔棘凡天下大計無不需材
與其責材於既事無寧蓄于先事無寧樹於未
事未事者昌先事者定既事者備備苟可而已

自海內長治投戈息馬垂二百年士大夫漸涵
柔澹微詞膩理不習聞金革之務又不閑於變
詐一旦按名籍標聲譽輒受以事權利害叢錯
籌畫無所之脈不下堂馬不及郊而魄已奪矣
海上之事可鑒也夫兵機也今敵譎而我固也
神也今敵圓而我滯也彼虛其聲吾困吾形彼
微其形吾屈吾勢堅瑕莫以察也韜鈴之與法
例水火也彼以制人吾以制己難易莫以肩也
今以千人將者千而營以萬人將者萬而陣進

則無所於紀敗則無所於歸分合莫以辯也此
其大究則文儒之為之也患在責材於既事今
廟筭以劉君秉浙憲是需撫臣之選者其將審
是數者以往乎玉川任先生者嘗友劉君雅好
其人與學顏頌劉君道語及海上曰曷屬若辭
且貺劉君於是學顏為序其事如此

琴譜序

右琴譜張子所製中有一曲而五調者大還是
也予覽之既嘆曰嗟張子知音哉進於技矣今

人有善為琴者非不拊軫安絃泠泠然中金石
也而知音之道蓋寡何則太虛無聲而音生焉
故曰五聲十二管還相為宮又曰五聲之變不
可勝窮蓋聲之所聲者窮矣而聲聲者未嘗窮
也斯知音之論哉故音也者生於太虛而未始
繫乎文也近世曲譜皆緣文以命操循曲而製
音故洪放之什則示旨於宮激楚之詞則歸奏
於羽不知夫古曲有有聲而無文者斯又何從
審而定諸張子天解內融雅道獨闡中和之妙

倡宣醇穆之自然製曲百闕不蹈師之一超人
意每對客援弄四座增感含宮激商切羽流徵
令人怡然和愀然悲而不自禁也復秉獨鑿創
新制體旋相之義於是一曲之文咸被五調
一調之奏咸盡五變辭寒暄異候周星之運斯
隆醢梅均諧九鼎之和弗爽即如大還一闕固
足以恢披神襟秩叙幽朗溯探鴻蘊表圖素業
方之古者未見其劣已然猶曰凡音之起由人
心生也心以情遷情緣音鬱情之所投哀樂之

軌靡恒音之所中優促之節異則八風布氣無
假竽籟而肇機二律熙功唯籍葭莩以表驗蓋
古人有不遏之情或援琴而鼓情有所鍾則有
所屬後人得其音而摹之詞故能傳也即如長
歌當悲永嘯抒憤固非脩雕艷之詞以按絃疏
之端也而音亦不廢調亦成焉固知君子當審
音以定調不襲文以製音也吾原張子之意蓋
將擬一以準百執虛而御有庸俟當世知音弘
博斯道相與上下其旨以自信然後悉知畢術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挽古盪俗庶畢於厥志云爾

新兩城先生集卷之十五

按古盤俗庶異本厥志六爾

明初紀元集卷之五

